



南溪集

初編

四

和16
653
4





南溪集卷之六

釋日綱知能著

文部

送春曉上人還越後序

道不孤行也人御焉人不孤立也道侍焉故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晦翁曰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
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
不能大其人也且有言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
如何搖手余每講魯論至是而未嘗不感發也夫我

法也者無爲所弘之體我也者有爲能弘之用吁
法云法云自行云乎哉人云人云化他云乎哉吾徒
任重路遠各當夙夜雖然不敏亾幹乎大事但幸免
罪於污辱而已矣山無州木曰童人無事業謂之庸
與山而童人而庸果山乎果人乎疊疊德行能育衆
庶鬱鬱山象能生雲雨恩溢四海澤滿五稼維恩維
澤豈非我能弘之人哉今夫權之爲徒山而童人而
庸又安有生雲雨育衆庶之實維童維庸豈非彼不
肖之者哉噫噫這等俗僧無慚無愧非名則必利汲

汲營營自衒自媒而不能無幾箇惑也既而無知有
所以解之者可謂孤陋獨學不依良師友者矣春曉
上人與余連牆十許年三學業成而津梁於越國粵
瑞世於魏利今茲丙辰之夏一還京師而語余曰我
寺安置之佛像以爲小矣吾已大之堂宇就荒亦新
之今將有事于鐘樓門然而落成未可知也余曰盛
矣哉師之功不日而莊嚴佛刹化導衆生德莫大焉
其鑄陶之其鼓舞之則子來輻輳成之就之輪奐壯
觀蓋皆乃績也嗟乎道之於人何其速矣可見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也此非我之所謂不孤行孤立乎一
日上人與余款語且告曰再別在迤子無乃寄言乎
余不堪峻拒也顧愚不肖胡用無言爲

奇會筆談序

東洋源子幹有奇會筆談余得而讀焉珍重祕玩適
足以開茅塞也因嘆曰人情之同語脉之異時哉奇
會也請辟諸風波夫風無心而起波波無心而待風
惟海內文風之盛豈罔波及乎哉韓客林氏萬里饋
乎彼波濤復梳乎此文可謂吾昇平之賜矣也乃多

幸乎徵序於余余雖絕無文辭之妙而好古之癖弗
能已也遂忘固陋以書編端云昔寬政辛亥季冬穀
旦

靈簿序

夫回向之爲德也不可思議矣一個妙心萬法具足
物我泯沒無不圓融也請試譬之此心猶如栴捲之
水彼心亦然若其投諸真如法海則豈有彼此之別
哉一心即萬法萬法即一心唯不可思議之一理而
已矣慈悲之室法界之座回此心而向彼心則圓融

無礙之德蓋靡不周徧也古曰凡欲讀誦此經資幽冥者莫必論其散心定心散亦可也定亦可也且在纏人適欲寂照而其得者鮮矣必待得日則何時看經薦福也斯言可信焉於乎回向之事豈止澹泊無爲之家哉有爲聖賢之說道也亦惟在仁之一事爾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況吾能仁氏之爲教也要在化他矣回復於一念克己之仁以歸向于一切衆生之心於是乎應用無量德莫大焉噫嘻仁心回向之道可刹那忘焉哉

刪補光山求法院請待法華玄義講師之疏
序

前賢誰作是疏也繁簡不得宜鄙俗無可觀乙卯春應玄妙上人之需而粗芟柞校正焉雖雅馴難獲俗習未免而亦惟欲無僭言臆語之罪也且魚魯之誤甚多矣近世呼能書家者往往猶竿濫也今正字象以貽諸將來云

深州記

深州在京南數里伏水之北相傳猿九大夫之奮棲

也因以稱猿九鄉于山于邑自古有勝地之名焉山之麓則寶塔寺伽藍全備巍然一大刹也嶺安置七面神以爲鎮守山之半路有華表而揭七面大明神之額是乃元政上人之筆也在昔此寺密教之宗而稱極樂寺于今寺前之村以極樂寺爲稱也嘗吾龍華大導師布化於京師之際此寺乃服化改宗而歸于法華更名爲寶塔寺蓋以寶塔名者權實證明而歸于法華一實之謂乎七面神之事政公詳紀焉斯山不甚高不甚低林樹蕭森有幽棲閑適之趣雖非

無人深絕之境而窟宅隱逸士之處也南有霞谷北有鶯谷山頂陟盡而蒼鬱其東北者稻荷山也出其東南者醍醐峯也東谷有一池前村農事之貯水也側有澗水潺潺直流通乎池中雨餘有清音可以換絲竹南方遠景長江一帶如練而接大空者澱水也西方連山勢若波濤方其北平安之城闕民家碁布星羅歷歷乎一回顧中其突兀千山端者大佛閣也飛薨凌霄遠與山勢相競於乎如是之境若使齊景遊必嘆其美乎霞谷有寺名瑞光寺是政公所創建

也。至今戒律堅固，香火儼然。中有靈墳，唯植翠竹兩
三竿，耳葉葉含風，偏起往時之感。夫深州之有名稱
也多，由政公之棲遲也。南二里許有谷口亭，是亦政
公遊息之處也。鴻荒樸略，古雅可愛。政公曾有谷口
即事結句曰：「手把一杯茗，閑看來往人。」東有桓武帝
陵，今則廢蕪而無守。陵噫變代之於物，雖萬乘尚然，
豈不亦悲乎？有真宗院，是淨土律也。香山道人與余
唱和，有陶瓦邨陶工百餘家，傍山而爲。治西南二里
所有墨染寺中，有岑雄所詠之墨染櫻，因以櫻名寺。

櫻于今猶存，遊人到于茲，未嘗無懷古之情也。其畔
有少將水，者政公題之詩，叙曰：「少將不知姓，字蓋仁
明時，人位至四品，其慕小町而死，世皆知之。」其詩曰：
身立仁明朝，家住深州里。吁！世之言深州者，若非少
將，則必政公。然而如少將也，有醜名，爾特政公有流
風餘韻，而君子慕之，有以矣哉！余不才，雖無可觀而
以此爲記者，曾從我師於艸山者，有年故也。安永己
亥之秋。

接樹記

余一日詣檀家主人某語余曰吾家常以賣果鬻蔬為業而園中所出之果桃子最為多矣雖然價頗賤而不足以利家產也往己亥之春使西郊人業種樹者試伐兩三株而新以杏樹接焉暮年長也可杖莫一株不得其性者吾視是技其良工也斯人今者再來欲復令接數株想師之院有庭樹若干且如師之家不以利家產為主但要供游觀也師若欲焉蓋命此工余曰善哉子之言吁此工也可謂今之郭橐駝矣余亦有志常以不遇橐駝為恨也今子說余不以

利家產為主但要供游觀也此何謂也如余之志則異於是夫世利得失者余之所不知也然而能成之者亦天也名利物我害人也大矣動輒利己以不義也甚者所謂至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然人非利於己而豈一日安哉唯顧利之義不義何如耳余之小院檀度之助亦以數矣三衣一鉢適足以安我之貧道矣若夫庭樹者我法界之菩提樹也今無明凡性而接以真如法性則可乎其至於覺華等開妙果太結而亦惟助貧道之功不為不多矣蓋此之

功非要助於我之一世也雲水生涯安期來茲但在
待利乎後人也凡若觀花游賞者宜以天然化工而
愛焉豈孰伐之以刀鋸接之以它枝而後樂焉哉然
亦在將來之一助請獲駝而命乎主人曰唯唯既而
伴駝歸駝曰何樹何枝余曰某樹某枝於是乎駝執
鋸而斷樹本執刀而剝樹膚接以杏枝括以稻稟掩
以竹籜而技既畢矣因誡曰若夫欲令是樹活且碩
茂登實以蕃則謹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養也若子
其置也若棄又數月之間恐雨之侵是以使竹籜乃

蓋避之當數月而萌暮年而長也其萌以遲而可焉
余問駝曰嗚乎是樹以子之技伐之以余之舉爲之
皆不得其天然亡乃不仁乎駝對曰咄哉丈夫是姑
息之言爾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
爲此也大凡萬木得其性則榮失其性則不且夫五
行之沴木不曲直亦在于茲矣師能養之以大人
雅之仁則沴妖不作天性自長而必開法界覺華結
真如妙果也庶乎亦非小人之所得而賊也吾伐粗
性而接以精性其長得矣何不仁之有余曰至矣哉

子之言於是我心如羈鳥出樊籠如垢衣之新澣偶
聞接樹之道而得克己之術乃謝而問直幾何駝曰
八十錢余嘆曰子伐木七八株不為寡也胡為乎太
廉曰吾為技於權門豪家及賣果之人則直或倍蓰
焉今烏有論貴賤然而我活業之所由造也但減如
于已問子何鄉何人也曰家在鳳城之西蔡村之中
業農暇兼種樹小道拙技為人所行吁若斯者我之
一樂事也言訖而去於是乎余以彼之為人淳篤溫
雅且有類乎古之郭橐駝遂感而記焉

峨山四時論

山以嵯峨名焉水以挂河為下流焉蓋寰中之絕勝
也彼之遊人四時嘯咏而紛錯乎此之山水也今試
論於四時優劣之自得則余別有一見也不可不評
焉夫春夏秋冬之為變象以皮肉骨髓配之矣大凡
世人言山水者纔得皮肉之美而未達骨髓之妙也
今余以皮肉論春夏以骨髓評秋冬矣夫山花宜春
水流宜夏丹楓宜秋青松宜冬此乃山水之分也哉
若攀向上一路則以冬為第一義矣何則外無浮虛

之譽內無沈實之毀是道德至人所得而世俗遊人所失也嗚呼恬澹無爲而養厥真焉寂然不動而守厥道焉眼不見消長之形耳不聞去來之聲優游自在而如虛空以天地出入于一心則豈非無盡之樂哉抑如是觀達則無量之山水四時之爲賞惟在乎阿堵一心之中也雖然乎其於山水也求富貴利達之人則以春夏爲極致焉特皮肉而已其甘枯淡隱逸之人則以秋冬爲妙趣焉獨樂骨髓而已固非同日之論也若夫君子之公見者我之所不知也在昔

文中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可謂君子中正之論矣又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又據佛評之則其四時之爲山水也一時一景皆不可思議境之一分而非春夏非秋冬亦春夏亦秋冬也蓋圓融無礙之一理而已矣且約於四悉檀而論之則以春爲世界以夏爲爲人以秋爲對治以冬爲第一義矣嗟乎四時之賞遊其何人也士邪農邪工邪商邪將閑人邪幸斷駁於余之陋見則幾乎見這箇活山水矣

日驗改字說

日驗病而聾矣可嘆斯人而有斯聾一日過敝廬告曰吾嘗字曰普明普明切孿孿之爲言孿孿行不正也且普字兩立在上上孿孿亦有兩立以爲不快請師新上一字余曰夫孿孿不祥之字遊子不得所之貌經不云乎孿孿辛苦五十餘年是也因示曰縱令下學之人處於山林心俗陋而慕名利則山林猶市朝也市朝山林惟在乎阿堵一心之中耳上達之人卓見絕識秉心寘乎曠漠無朕則日與道逍遙縱令

處於市朝喧雜亦不異於山林幽寂也我樂邦無適而非常樂我淨又何孿孿辛苦之有故曰四土一念皆成寂光既而裁四字曰思明思敬思溫見義蓋據所謂君子九思也思明切生視思明則仰彼明德遂斷此無明晦翁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存疑曰以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待其理而視失其明蔡氏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嗟辱吾子已失聰宜思明思敬切聖敬者君子急務所謂主一無適也可見吾不輕之行亦在

于茲古曰出門如見大賓思溫切孫溫者和也君子
交際先之晦翁曰色見於面者見義切寄取見得思
義翁曰思義則得不苟余漫論曰凡釋家食檀觀者
動曰化他曰福田固然豈不然乎雖然亦其於自行
未為全無所失也請緇流思焉噫若父母佛師之恩
義何今乃裁四字以應子之需隨意擇之且日驗切
為念夫名者實之賓也可不慎乎哉

妙勝寺鐘銘并序

聲色之為教也次矣大上貴德鐘之為物將上也與

將次也與經曰推鐘告四方曰此土耳其根利蓋徹上
徹下朝三暮四抑又不可思議境之器爾播之完粟
郡法光山妙勝寺昔有一信士千艸巖邊村人也時
喜捨黃金若干以寶鐘成矣天和中會有池魚之厄
而鐘乃敗第十世日嚴奮新鑄之力以寶鐘再成矣
已而後華鯨病啞釁隙如瘕寥寥梵音聲非復舊時
之觀也今茲乙卯之春十八世日淨募緣于四方於
是乎四方投寸金隻鐵來而寶鐘遂三成矣嗟虜道
之於人何其速焉乃命工於京師且徵銘於余余不

敢辭銘曰

寺住播州邗法傳蓮祖孫揄揚吾大道清淨箇三根
適幹鑄鎔事頻敲檀度門華鯨新潑潑文物又温温
撞破無明夢推招有漏魂忽終阿鼻業永受菩提恩
吼月龍宮曉號風火宅昏頓令深省發漸使本心存
率土歸王化溥天朝世尊承平何所報惟德未曾諉
神功皇后讚
德澤無盡春風是馨兒孫不減福履維寧

赤壁圖讚

先生一葦二客相隨後世餘興新圖益奇
神神山水圖讚
忘了名利靈臺月高吞却山水幽人腹牢

酋上人寫真圖讚

師道之貴讚詞孰加晨昏奉事妙法蓮華
古曰菊讚
人之玩物維色維香斯菊斯德不教志喪

畫山水讚

幽人太肚境智泯然水動山靜行非所牽

喬松齋寫真讚

匪鄉匪原若人若人詒厥悠久迺榮迺裡

本因寺妙玄堂再興疏

古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夫庠序講學之設厥來尚矣天明戊申之春心星一失位祝融歛為崇城闕市鄗之災蔓延我寶刹也恭惟

鼻祖一如上人在昔鴻業新成而先發妙玄講千里輻輳丕績幾乎二百年矣既而講堂齋廚論室衆寮輪奐乎備矣豈圖累累灰燼積成丘也吾儕小子日

夜慨嘆不安寢食百計搜索欲營箇玄堂焉敬白吾先達尊者言於戲乃祖顯顯令德洪基是開先講玄義後繙諸部將今預構此玄堂以擬彼先基伏冀諸師之勳力頓復奮觀也於是乎能弘之人講學之設再大舉祖業云

猩猩夢談并序

余作猩猩夢談有客難曰師有憤世之志邪不然則何得有如是夢乎且夢之短而說之長者何余曰客過矣不可與言也夫黃梁未熟一夢忽有百年榮辱

佛力所感五十小劫猶如半日吾夢之妙神有固然
豈以短長而怪焉哉古人天地為逆旅浮生為猶夢
如今與客談是夢也人處夢中而亦說夢夢之又夢
何憤世之有客曰善我常逍遙夫無何有之鄉壙垠
之野則威武不能屈美色不能惑乎余曰唯唯
日課克己又無一事閑房幽獨長夏據梧吾為性也
糞土朽木夢遊於江海之濱矣風月清明猶自弗減
赤壁之興於是乎余披襟脫熱夜將三更時從水面
睹一兒來揖余佇立似有欲言恍惚之際余揮塵坐

石既而言曰師江海之濱偶得奇會請論道議世余
曰汝是誰邪頓之如人漸之復非江海之中夷與若
與將猩與曰猩也余曰嘗本綱中具聞汝說且世觀
鸚鵡未覩猩猩來吾見汝猩猩拜余也數矣迺言曰天
道之成敗王政之寬猛今試論之夫天之為道也寬
而能仁仁而能寬剛強猛烈盈溢殘害蓋天之所忌
而人之所嗜也是以敗天德之漸者必有桀紂之政
政道深刻水流至清則亂民性奪魚心匪仁人君子
之所為也自古王者則天布化黎民偃修武文勸懲

得宜若夫撥積芥而搜蚯蚓則蚯蚓何不有哉酷吏
舞弄文法而矯枉過直於是乎敗於天德奪於民性
設一新宇宙而終何所益譬諸掃居室也一旦掃除
清潔爽快塵垢所致復有明日爲之帚頭成秃日力
至死而無盡之理勢不可已也請得掃輕塵而勿撥
積芥恐毀蚓宮而失彼仁乎古曰鈞而不綱弋不射
宿其寬猛之政寬則得衆猛則失衆惟顧心服威服
如何耳蓋文武之御世寬中之猛猛中之寬非寬非
猛亦寬亦猛二而不二成同成異於戲中庸之德如

是大且備矣雨暘燠寒休徵時若蒼生鼓腹瞻泰山
安若俾父母干民之人而達于天地之心則一張一
弛何苛政之有抑又興廢存亡氣運所係堯舜周孔
其猶病焉嘗聞有柄權之道而拯彼時未有以深刻
之政而威服此民者權道一成凶民大服故曰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權也者能入乎德爲德施權
爲文示武千教萬化蓋先王之所以鼓舞庶民也不
文武兼備之人則未可與語權道權道之難亦復如
是凡遊於厥門而貪爵祿者武字之不識如何制之

南溪集 卷之六
況於武道乎不知止戈爲武何識从戈从止又从戈
从亡矧作戊作戩乎可見左氏已曰止戈爲武此偃
武兵凶器而修文化吉事之謂也字義可知愚者或
謂我腰刀劔家事割斷是以身近夷狄心遠鄒魯其
甚者路遇醉人輒按劔而視之不知孝悌忠信何物
也素餐竊位脇肩切齒袷服諛言徒尚奢靡習風所
扇厥弊匪一血氣勇者不知兵法惟學擊劔以爲兵
法此項羽之所謂一人之敵耳七書兵權八陳機變
進退虛實竒正計策蓋兵家之大事而如無所關也

兵云法云擊劔云乎哉又自古禮樂刑政御世治民
然而禮樂世變刑政時異且王道陵夷乾坤沿革千
氣運之所然不亦悲乎若夫管仲子產之於政也有
寬有猛子產嘗稱放魚而得其所蓋是寬而仁者與
非邪若使之明察於厥食不則又爲屬深刻猛強乎
由此言之事雖小也可以諭大夫君子之爲心寬大
而不欲深刻矣是以天下之政深刻猛強則民亡所
措手足也其矯枉令頓直則忽敗其質耳譬如偃蓋
於庭松也于枝于條權石衡竹而人力之所習天質

之所化爲此而見漸曲直偃蓋焉未聞欲以一朝一夕之力而頓曲直偃蓋大貪庭上之觀且供天下之客者若夫觀覽之於庭上也宜以化工而後愛焉卉木叢林垂絲交蔭榮芬繁茂不知幾許幽邃也春華秋實蓋自然之妙趣也適命斧斤之人而洗枝擇葉密疎疎密若斯則長天然之氣性而無鬱熱枯槁之患雖然乎非巧技則不能焉何者不了疎疎密密某是某非也是以自古多誤拙技遂損天然之化工亦失觀覽之材美噫恨世無一匠石無一橐駝也嘗聞古

之聖主賢臣德邵千古澤施萬世而其持已也猶如歉者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天羽戊申之春京師大火陰陽一發沴祝融斂爲祟焦斃悶走市號野哭方是之時仁人君子愍惻慨嘆不安寢食恭惟這箇君子赫赫令聞德氣朝天甘露有徵千里輻輳萬乘柱礎丕續寢成舊觀將復於戲穆穆我王聖文神武昭德布地明威改元寬政謹按左傳子產以寬猛二政遺言焉又以寬猛諭于水火愚私據焉抑寬水鎮猛火則不亦宜

乎殊不知改元之於災後貴於猛火猛政也蓋君子
惡似而非者若有名無實則愚猩猩亦所不取也於
是乎物故流離不可枚舉賢者遁世不肖棄市凡君
子之爲德名實一雙無二無別言行樞機德莫大焉
請試論之夫有雲而後必有雨也有雨而後爲有雲
乎蓋有雲而無雨譬諸小人之道雲行雨施諭諸君
子之德雲者文也雨者質也文質該全可以語君子
矣又學佛者流方袍圓頂內祕菩薩外現聲聞以何
爲本曰慈是也以何爲志曰上求菩提下化衆生此

尊無過上而足以爲沙門矣雖然如來既鑒達於三
時之機而乃立此戒法所謂三時正法有上士也艸
衣木食焉像法有中士也頭陀分衛焉末法有下士
也坐而受施焉此三時之根機而亦四衆之性情也
所謂末法末者無也方今末法之時無戒無法下士
之根性何論戒之有然而正法像法不啻也末法自
有末法之戒五種之禁七佛之戒蓋三時四衆之通
戒而亦惟末法之有戒也蓄妻噉肉飲酒茹葷無乎
沙門固矣若就人情而察之則又生一種議論也孤

陰不生獨陽不長仁者偶有怒焉亦幸免乎世人徒以末法下機之僧而直作正法上士之看同異之分若菽麥於是乎弊風來不一端也此猶以今時輕薄人而復干三代質素之古也無乃難乎比齊顏氏有言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絜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畧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

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不啻山海也夫日域末法之世犯釋家大法者凡爲二類陰密私行有慚有愧情欲無邊而有犯者罪在一身不關佛法古稱人情之所不能止者聖人不禁矣泰誓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一種陽顯公行無慚無愧昏姻有禮而有犯者罪在身上而滅佛法請陰密陽顯之事竝賢者熟思焉抑亦陽顯公行者彼徒之吉事而此法王之凶民也

姦謀黠計嘗作牽強之說自妻正媼已死淨肉是也見折前修不贅于茲蓋正媼淨肉緇流之所不知也不可同日而論焉往而齒于白衣則可也已於是乎余謂猩猩曰汝未離禽獸一何多辯昨醉未醒歟奮狂奄發歟去矣勿言與汝弗論禮經以汝為能言蓋取之譬況江海之濱是其居也輕議人世何所有益猩曰敢聞命矣雖然乎凡天地之間物各有分曉吾雖禽獸亦何不言諺曰寸蟲有分心此天之所賦本然之妙理也師那以不仁蔑如天物乎又人世有言

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愚不知禮是以勸懲千古矣庶乎師念聖人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重而請言夫水火之體不同寬猛之政無齊恭惟聖人越執厥中庸而已矣余勃然而怒曰饒舌饒舌強辯多失能言少得此汝之所以無禮而我之所以不用也猩猩無應周公驚矣恍兮惚兮簷外時聞暮蟬噪秋風也

聖號或問并序

天不為伯樂而生千里之馬也空谷春晚而落花無

人之尋也有一猿猴攀援逍遙而哦詩曰寓意山林
隱城市忘情物我待賢能縱無吾得津梁志誓不老
成流俗僧既而嘆曰水與水也火與火也猿邪人邪
猿即是人三權一實朝三暮四乎本來淨土亦成穢
土於戲南容三復白圭矧乎我言之玷不可爲也經
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請事斯語矣
或有問於予曰師之家卒其業之僧紅衣紫袍呼先
聖號聖人者夥矣宜先尚上人也胡爲僭稱乎將有
其說歟何予應之曰有曰無夫我法者三說超過而

人亦超過也九流百氏九十六種豈可與此同年而
論焉哉謂賢亦得謂聖亦得此其所以爲有者也其
所以爲無者可說不可說以我非其人也請爾試論
之我爲去就歟或笑曰噫噫甚矣師家之僭也夫聖
也者德之稱也非至德自天則不稱聖焉蓋自然公
稱而確乎不可拔也抑以三說超過而許之則受持
之檀越若其穿踰之盜乞丐之屬亦師家之聖人也
歟呵呵僕今舉聖之梗槩以論焉道此之謂德也道
德之謂聖也聖人神化之爲德也其說不可得而盡

矣今日欲見聖人而奈末由何嗚乎黃河清而聖人出聖人現而麟鳳出五百聖運自古爲難於是後昆輕用聖字而私稱於一家成德之祖也雖是如僭稱亦法流兒孫之志姑可以觀乎偶免乎怪尤而已矣夫兒孫者一年間而不知幾許聖人也其如斯則不謙不遜之罪於是乎成矣此僭稱之僭稱者蓋夷狄之風俗也君子惡似而非者所謂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鷲翰紫之奪朱莠之亂苗者也夫釋氏菩薩儒家君子豈不爲之痛心太息而賤惡哉古曰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嗟聖德懸絕孰可測量乎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非筆才舌力所能及也夫上人和尚者釋氏尊稱自古公用無可以加焉何歎之有想近世有這箇飯袋子也妄阿于一上人而私用乎一聖人也非耶遂彼之漸習風所扇至今滔滔者一宗皆是也不亦悲乎恭惟本邦從朝廷賜僧綱之稱而名緇官榮不爲不多矣曾有菩薩大師國師等未聞其賜聖人號也是可以爲證焉

於乎

本朝之聖人者除上宮而其誰邪宜乎不賜也不公
曰私不私曰公說道也則天理人欲語俗也則戎夷
蠻狄此春秋楚子僭王所由來也師若以遜讓之志
而深惡僭踰之罪則請克已復禮又何不仁之有古
曰道不同則不相為謀如僕一介書生一時虛論徒
遣憤世之情而已矣師幸恕宥焉於是乎予勃然瞋
目切齒少之啜茶喫烟莞爾哂曰噫汝小蟲便便喋
喋不異蟋蟀之吟秋也吾大法者三說超過而人亦

超過自是有凡聖之差別也三藏已過於六經也遠
矣汝小蟲安窺三說超過之妙境乎去矣不欲復言
也

代客答難

師曰南溪子撰聖號或問與愚意小有違焉客曰命題
曰聖號或問語調不穩故上下或問二字右人多命
下又命上如聖說則說字之與號字不同說字自不
成語又有佛說聖說之他義

其二

師曰我家之稱聖人者是對凡夫之稱也非全協德之名乎客曰此說未也夫凡聖相對能所相對蓋釋家通規也西谷兒輩亦能言之師以相對言辯則辯矣且以非全協德之名而說之不取何則以成德分上之稱而公然許未德之人則可乎是牽強蓋相對之稱古之聖者固有德矣今之聖者非古之聖者是孟之所謂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者也近世猶不見鹿苑聖者況餘乎師唯以功名利達為聖客獨以有名無實論之吁師亦好辯之人歟

其三

師曰以俗書難釋氏之稱者予竊不取焉客曰此說恐誤師已以相對立說若以此為得則釋家勿論也非以俗書而難則何門又得所難

其四

師曰是我家之私號與天下不公論亦免乎客曰此說甚矣今日私號曰不公論則可知不免也非免幸免也幸之為字論中眼目是我以有名無實而惡一家私言者歟豈非鄉原之徒哉無乃似而非者乎

其五

客退而謝曰噫拙答乳臭未免其賴有泚多罪多罪
請上人正焉讚曰和南和南和南上人赫赫公稱維
德日新

約觀梅書

屬聞亡不言家家探春於梅溪而歸足下質雖如蒲
柳乎春來多福志與梅花競請詰朝策吟驢路經第
五橋過一二三梁自百丈山下出谷口直浴於宓水
風於梅溪而歸則如何抑烏氏之遺意也與今日惠

遠太貪般若湯豈辜負羅浮之美人哉足下好事携
妓抱琴而婆娑乎彼南原亦一觀耳

約西山采松蕈書

宋玉悲哉之餘尤不堪鬱陶也曼曼靜夜讀書彈琴
耳近來不審起居如何請明日將同足下陟彼西山
言采其蕈也僕豎行廚事宜簡易予亦欲腰簞瓢負
濁醪以從大夫之後且尋顏原之微意追夷齊之遺
風矣夫林間焚蕈石上題詩醉則臨于一條清流醒
則履于千仞危險而終日盤桓彷徨則豈非宇宙之

一大樂事哉方此之時俗魔何由窺風雅子乎人間
 萬事惟忘乎謝公之一履間而已矣抑大塊載我也
 猶同航之客歟復何物我之有嗟乎少壯不可得也
 各尚適意逍遙而可矣足下幸審焉不備

南溪集卷之六終

南溪集補

虛白齋小集

郊居人事少相遇足幽歛戶吐南山陸樽吞北海瀾
 疎田猶積秉老樹已抽竿新話皆方外誰為世上看
 和虛白主人韻

一醉興何切暮寒斯忘威探題愧雌伏舉盞競雄飛
 雨滴幽樓竹風敲永夜扉主人多敬愛不許客言歸
 偃松篇

名園一樹古松青偃蓋平柯德韻馨奕世今應須富

南溪集 卷之八
珀蟠根已是可多苓後凋況復君家意孤立猶存周
代靈不啻歲寒高卧事長將丹頂競遐齡

鴨川冬景

維此華街幾往來鴨川冬暖似春回樓追富漢餘山
妓驢過寒江有野梅薄夜懸燈分鷺嶺終朝積雪認
天台夕陽更向橋邊望處處帘帘風賣醅

送鳳順師還初瀨

不識交歡復幾年相逢相別奮因緣毫光隔矣密嚴
界錫影凌兮初瀨川疎嶺孤雲迷晚際破籬老菊立

霜邊誰圖此自讀風雅今日悲君分手遄

壬寅試筆示華頂舍弟

兼平樂業溥天臣一鉢長爲閑散人下界雪殘梅萼
發上方鐘動鳥聲新望鄉先祝老親壽登閣時觀古
佛身冉冉浮生何所作今年三十素餐民

假山

山築庭間俗不通從來一簣見成功道林卜隱囊錢
乏靈運尋幽屐齒雄這裏乾坤忘出處那邊物我作
淵叢仁人更得登臨意堆象巍然奪化工

大佛殿

結構如山如鬼工，崔嵬突兀聳天宮。今瞻寂滅道場主，尚現華嚴頓大船。誰以公輸匠石技，偶憐緣覺聲聞聾。百圍柱上丹群木，疑到谿笏霞彩中。

西郊晚步

劍錫乘秋解世紛，郊垌十里好論文。村春聳起畎流涸，野燒烟生鳥道分。醉睡竒亭無俗夢，行探古刹有斜曛。落霞如送西山外，前路遙迎鷲嶺雲。

試筆

立不東君君不靈，山僧無曆又無聽。新燈鑽燧早供佛，昧且鳴鐘先讀經。方外胡爲容禮俗，世間底事賀年齡。春風忽報寂光土，一樹梅花處處馨。

春夜聞笛

獨坐閑吟興欲來，誰家吹笛忽悲哀。月高渭北關山嶺，花落江南驛路梅。瀏亮餘音客惆悵，朦朧淡影靄徘徊。春風不管離人恨，三奏頻教折柳催。

僧敲月下門

閑門一夜有僧敲，開戶園林月滿梢。池畔金蟾成鷺

羽樹間玉兔見烏巢須臾烹芋供家釀鹵莽得詩充
野看故爲風流禪者至清光引興步南郊

春日遊嵐山

請看勝友上嵐山是日相追出世間花袖風驚疎雪
落林裳晝靜一僧還雨餘懸水聲成玉晴後早櫻春
解顏醉向溪流樵徑去舞雩行樂本同班

元旦即事

早拜如來心忽清毫光赫赫照無明妙經聲穩法輪
轉高塔雲晴瑞景生曾結勝緣衣裏玉更驚新歲夢

中情昇平幸有賜其所何用人間貪利名

後圃

藜藿之腸麻葛衣讀書灌圃此忘非葡萄架底款冬
老蘿蔔叢邊蠶豆肥罌粟和鹽茄始長胡瓜入醋芋
猶稀吾生未是熟人路蹇劣何知爲世譏

試筆

萬戶明明德景開昇平無處不康哉愆陽冬暖雨頻
散沴氣春寒雪數來林下先看梅萼早丘隅正有鳥
聲催宛然天壤舊風化永以斯文卧草萊

新年有感

世上堪憎流俗僧營營汲汲且繩繩銜來三寶釣名
利受得諸檀忘戒乘伯玉知非只吾友盧生有夢是
君朋良苗已向福田種早晚春風事始能

雪意

半夜幽篁忽一聲起開寒戶雪分明山中時有新醪
熟醉步溪邊月也晴

除夜作

一卧南溪三十年狐裘不啻晏嬰賢幽棲投老長無

事俗世守貧能謝緣人競讎聲追鬼氣竹飛爆響吐
祥烟殘醪頻醉忘餘願請息交遊將獨眠

應溪月上人需二首

這箇雲遊辟稻梁法身無處不金剛三三藏外除餘
物六六州中在一囊眼界尤開密嚴地胸天已就悉
曇章宜君宜進蒼團子剉斷今朝離別腸

二

金環飛有頂鐵塔度無邊永佩月支印唯隨日本緣

龍谷雜詠

南溪集 補 五
生非經虎溪死欲入龍谷咫尺未聞香滿林花馥郁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金粟深宵臥寒林

南溪集補終

書南溪集後

余之上人相識也久矣先
人在日屢來余家童子
何知但聞其善詩耳近
歲余之閑詩社也亦復

南齊集 品
來會。於是親善倍。寔云。
凡世之緇流。小有寸者。羽
翼。纔成。則卓錫大刹。高
翥軒峯。以嚇其徒。上人
深醜其如此也。仍任本園。

寺子院。蕭然丈室。塊然靜
夏。行餘則遣懷風月。耳
目所觸。輒托法詩。世之毫
粉飾。無毫粧點。其文亦
然。不拘體格。只述胸臆。而

已頃日簞卷而刻之。蓋有由也。上人但州人。姓綱。島氏世為仕臣。今也其宗殄絕。此舉亦在期。祖先不朽焉。以篤識友。徵余一言。謹不

可拒。因書卷後。上人名綱。字知能。中更字實長。今復出。卷云。

文化甲子抄冬
岡元軌識

西澤集 品

文化二年乙丑正月
本因寺詮量里院藏板
唐本屋吉左衛門發行



本因寺詮量里院藏板

文化二年乙丑正月

京師書林

堀川通佛光寺下町

唐本屋吉左衛門發行

